北大藏秦简研究(之二)

主 持 人 语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090)自 2010 年年末启动以来,至今已经完成大部分工作,接近收官。在项目工作期间,课题组已发表四组二十余篇论文,介绍阶段性成果,其中就有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中的六篇。

承蒙《学报》的厚爱与支持,再度提供专栏园地,此次又将刊发课题组成员的五篇新作。其中四篇,分别选择北大秦简中的占卜书《禹九策》以及《医方杂抄》《制衣书》和讲田亩税收计算的《田书》,首次加以详细的解说与讨论,并刊布全部或部分的释文。还有一篇,则是综合各方意见,对广受关注的书信体文学作品《公子从军》做了新的更进一步的整理和探讨。为了尽快公布这批珍贵资料,也希望借助学界的力量,集思广益,最大程度地实现其研究价值,我们将这些初步成果发表出来,恳请广大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朱凤瀚

北大藏秦简《公子从军》再探

朱 凤 瀚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 北大藏秦简《公子从军》是一篇文学作品,采取了女主人公“牵”写给其夫君“公子”的一封书信的形式。牵在信中既表达了对从军东行的公子无比眷恋的情感,又因公子对她的冷漠态度而痛心,直斥公子“不仁”。简文有很强的现实主义文学色彩,对于了解秦人的民间文学发展情况以及人生观、生死观都很有价值。在以往传世的与出土的秦人文献中,罕见文学题材,因而此篇简文弥足珍贵。

关键词: 北大秦简;《公子从军》;秦人文学

中图分类号:K 87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5-0034-08

在北京大学藏秦简中,《公子从军》是一篇具文学作品性质的文献①,其形式是女主人公牵写给其从军的夫君“公子”的一封信。简文虽有所残缺,但其面貌仍大致可知。在传世与出土的秦代文献中,鲜有文学作品,所以这篇文献值得珍视。前此,曾有小文作过初读②,但发表后经反复斟酌,并与同仁切磋,感到在简序与文句释读上要修订之处甚多,故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续作再探,以就正于方家。

收稿日期:2017-06-20

作者简介:朱凤瀚,男,江苏淮安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0&ZD090)的阶段性成果。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入藏和整理得到冯燊均国学基金会的资助。

① 原简无标题,“公子从军”是笔者根据简文内涵摘取简中文句拟定的。

② 拙作:《北大藏秦简〈公子从军〉的编连与初读》,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一

《公子从军》在北大秦简中属卷一,依整理时的编号有 23 枚简(缀合后有 21 枚)。完整简长 22.9 ~23.1 厘米,宽 0.7 ~0.9 厘米。两道编绳。简背未发现划痕。

卷一这 23 枚简,应是受到从上向下的挤压,已从卷状变成上下若干层的迭压状,从而使堆在上面的简有字一面向下,堆在下面的部分则有字一面向上①。依照这种迭压关系,参考“在复原过程中可根据最上一层与最下一层,上部第二层与倒数第二层缀合编连的方式来复原原始编卷”的规则②,并综合编绳在相邻简上的保留状况与简文字句关系等多种因素,此 23 枚简之简序可以推定如下(↓表示有字一面向下,↑表示有字一面向上,+表示缀合):

012(↓)——014(↓)——013(↓)——015(↓)——016(↓)——011(↓)——010(↓)——021(↑)——019(↑)——017(↓)——018(↓)——020(↑)——007 + 009(↓)——008(↓)——022(↑)——023(↑)——026(↑)——004(↓)——024(↑)——025(↑)——005 +006(↓)

如果以简堆积层位表示,与以上简序对应的堆积层位关系是:

四层(012 ~015)——五层(016)——三层(010、011)——六层(017*、018、019、020*、021*)——二层(008、007 +009)——七层(022、023)——八层(026)——一层(004)——八层(024、025)——一层(005 +006)

以上简序可以说还是大致符合上述依堆积层位复原简序的规则。其中带*号的三枚简,依发掘记录并非在该层,则不排除是个别简在简册从卷状变形至多层堆积状之时发生位移的可能。第一层、第八层在此卷简的最上层与最下层,故这两层简中会有个别简本应在上下层位因受外力挤压而移动(如上文所示 005 +006、026)被分别挤到一层和八层。

如此,则卷一是从篇首开始卷成卷的,卷毕,篇首在卷的中心。

二

依据上文对《公子从军》简序的拟定,下面将简文依序分成几段写出释文(原简文字下凡有重文号者,均将该字重出),并作扼要的解释。

□易□渠上産麋蕪,中心不樂。爲此悲書,以啓公子,願相圖盧(慮),同心而□隹(012)

□易□渠　前二字残,其义未明,或即是本简文主人公家乡的渠名。“上産麋芜”即言该渠上生长着麋芜。“麋芜”,亦作蘼芜。《楚辞·九歌·少司命》:“秋兰兮麋芜。”朱熹注:“麋芜,芎藭苗叶名,似蛇床而香。”芎藭即川芎。《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一“宗亲部”十一“出妇”条下引《古乐府诗》有《上山采麋芜》诗,其诗句有“上山采麋芜,下山逢故夫”,全诗是言弃妇与故夫偶相逢时的对话。后世释此诗虽对弃妇与故夫的关系有不同解说,但均认为此诗咏及弃妇不幸的命运。由此诗也可知,“麋芜”似曾成为夫妻分离的象征,而由本简文更可知,这一象征之形成不晚于秦代。此后“麋芜”亦常见于表达夫妻(或情人)关系破裂的悲情诗句中。在本简文这里,女主人公牵先言“渠上生麋芜”,继言“中心不樂”,亦即“心中不乐”。这显然是讲因看到渠上生麋芜而引发若干联想,引起心中的不愉快。

為此悲書,以問公子　《说文》:“悲,痛也。”“問”是使聞之义。

願相圖盧　“盧”,原字作“ ”。“ ”“盧”皆来母鱼部字。“愿”,希望也。“相”,相互。《诗经·小雅·雨无正》:“弗虑弗图。”郑玄笺:“虑、图,皆谋也。”此句话是希望公子与之能相互思虑。

“同”后三字残泐,从残存笔画看,疑是“同心

① 有关北大藏秦简室内发掘记录中卷一情况,承常怀颖博士告知。

② 胡东波、常怀颖:《简牍发掘方法浅说——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为例》,《文物》2012 年第 6 期。

而□隹①。

南山有鳥,北山直(置)羅,念思公子,毋柰(奈)遠道何。安得良馬從公子,委纍□(014)□,何傷公子北(背)妾,□交糹□枝簪,長者折之,短……之襦,從叔(淑)死之(013)不嘗苦,猶版載也,更上更下。産爲材士,死效黃土,安所葬此　　之下(015)。

南山有鳥,北山直(置)羅　与这两句诗相近同的诗句,见于唐陆广微《吴地记》“女坟湖下”所引《越绝书》,记夫差小女幼玉愿与书生韩重为偶,“不果,结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铜椁,葬阊门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既高飞,罗当奈何’”。今本《越绝书》无此文字②。牵引用这两句诗,显然是藉此抒发与公子远别,但又无能为力之矛盾心情。即下文所云“念思公子,毋柰(奈)远道何”。

安得良馬從公子,何傷公子北(背)妾　下言“委纍”,《说文》:“委,委随也。”“纍”即“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司马贞索隐:“累者,随也。”故“委累”即委随。此枚简“委纍”下一字不清,疑为“蒹”,同“兼”也。“何”,设问之意;“伤”,即忧思,见《玉篇》,同“傷”。“北”,背也,即背弃、离弃。此句话当是言如能得到良马从公子同行,委随于其后,哪里还要担忧公子离弃自己呢。

以下一段文字多有残缺,致使文义不能尽晓。

“枝簪”即簪,《释名·释首饰》:“簪,兟也,以兟连冠于髪也。又枝也,因形名之也。”其下一句“长者折之”,如是言枝簪过长即易折,则合了“簪折”之语义。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有“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此诗虽晚出,但以簪折象征夫妻之别离,也许有更早的典故。如是此意,则牵在这里言簪折,仍是在表达与公子别离的伤感。

從叔死之　叔当读作“淑”,《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毛传:“淑,善也。”《邶风·燕燕》:“淑慎其身”,郑玄笺同。如下文“不尝苦”确与此句连读则“从叔死之不尝苦”之“之”或即“乃”义,不尝苦即不曾劳苦,不曾痛苦。因句子残缺,是否可以作此解释未能确知。

猶版載也　更上更下　此处“版”或即筑墙之版,《诗经·大雅·绵》:“缩版以载。”朱熹集传曰:“载,上下相承也。”牵在这里或是以筑墙之版上下相更换③,比喻自己心情之不能平定,忐忑不安。

産爲材士,死效黃土,安所葬此　　之下　产,生也。“材士”系对有材力的勇武之士的称呼④。效,致也,献也。《左传》文公八年:“效节于府人而出。”杜预注:“效,犹致也。”《汉书·元后传》:“天下辐凑自效。”颜师古注:“效,献也。”《汉书·张释之传》:“民安所措其手足。”颜师古注:“安,焉也”,相当于今语“怎么”。“　”字不识。

妻牽未嘗敢得罪,不中公子所也。公子從軍,牽送公子錢五百,謂公子自以買(016)……比□(011)公子弗肯□□以予人,牽有齎(賫)公子緦(紲)小帬一,公子有(又)弗肯□有□(010)□,牽非愛此也,直欲出牽之所者(著),以傅公子身也。公子從軍,牽送公子,回二百(021)□里,公子不肯棄一言半辭以居牽,牽去公子西行,心不樂,至死不可忘也。(019)

① “□隹”或是“離”字。如确是此字,则可能联系到《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一诗,诗曰:“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隋树森编著:《古诗十九首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由此全诗诗义来看,是述说“同心”的二人因离居而各自在一方,终不能相聚的悲痛心情。在本简文中,似应承上文“顧相圖慮”理解,是希望公子虽与己分离但能够彼此同心。

② 东晋干宝所撰《搜神记》卷十六述吴王夫差小女紫女事与《吴地记》引《越绝书》所记近同,而事尤详,文中亦有此诗句,惟“罗当奈何”作“罗将奈何”,吴王小女名“紫玉”,亦与《越绝书》名“幼玉”别。

③ 黄杰《关于北大秦简〈公子从军〉的一点意见》有此解释,此从之。

④ “材士”一称,战国即有,如《墨子·备水》:“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就字面上的意思而言,是指有材力的勇武之士。秦有“材士”之称,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二世“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正义释“材士”曰“谓材官蹶张之士。”“蹶张”是以脚踏强弩以张。言其武器配置。“材官”之称,或出于秦末,主要行于汉代(参见张仲立《材士材官考论》,收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文化论丛》,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妻牽未嘗敢得罪,不中公子所也　由牵自称“妻牽”知牵与“公子”二人已成夫妻。中,《管子·四时》:“不中者死。”尹知章注:“中,犹合也。”《淮南子·原道》:“动静不能中。”高诱注:“中,适也。”此所是指处所,或是指时间(时节、时令)①,如是,则“不中公子所也”即是言不合公子之处境也。牵这样讲,应是解释自己在信中所言并非不是顾及公子当时之处境,只是要向公子抒发一下实在难以克制的悲痛而又复杂的心情。

牽送公子錢五百,謂公子自以買　“以”,用也,买,《玉篇》:“市买也。”“謂公子自以買”是告诉公子用其所送钱自行在市上买自己需要之物。

顺便讨论一下五百钱的购买力有多大。此“钱”应指秦半两。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曰:“钱十一当一布”,一说一布即一疋,折合十一个钱②。如此,五百钱在当时即大约可购买 45 疋多的布(应是指用枲即粗麻织的布)。《金布律》还言“大褐一,用枲十八斤,直(值)六十钱”,褐即褐衣,用枲(粗麻)织成,可知五百钱约可买八件长的褐衣。由此看来,牵送给公子的五百钱,数量并不大,牵与公子应是一般的平民。

牽有齎(�)公子緥(絏)小帬一,公子有弗肯□有□□　“齎”,今作“賫”,送、交付。“緥”同“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臣负羁緥”,《说文》引此文中“緥”字作“绁”。“绁”与“亵”皆心母月部字,可通假。故今本《诗经·鄘风·君子偕老》称:“是绁袢也。”《说文》“亵”字下引作“是亵袢也”。《汉书·叙传上》:“思有短褐之亵。”颜师古注:“亵,谓亲身之衣也”。“帬”,即裙。《说文》:“帬,下裳也。”亦见《释名·释衣服》。所以“緥(绁)小帬一”即“亵小裙一”,亦即贴身的下裳一件。“公子有(又)弗肯□有□□”,“有弗”之“弗”义当同“不”,“有弗”即有否。“肯”下一字残,不能确识,疑为“　”字,读同“捃”,取也,拾取也,收也。

□牽非愛此也,直欲出牽之所者(著),以傅公子身也③　“爱”,喜好。“此”即“所著”,当即牵所送公子之“緥(绁)小帬一”。“直”,特也。“欲”,希望。“着”,着也,即穿也。“傅”,附也。牵在此是言,她并非喜爱此(指这件下裳),只是很希望将出于自身所穿之下裳,用以附着于公子之身。牵对公子一片深情,在这一极为细心的行为中展现无余。

牽送公子,回二百□里　《汉书·李广传》:“东道少回远。”颜师古注:“回,绕也,曲也”。“回二百□里”可能是言绕行二百余里。由此知,牵送公子行军之路并非平坦,很可能走的是迂曲的山路。

公子不肯棄一言半辭以居牽,牽去公子西行,心不樂,至死不可忘也　“居”,在此当以释“安”为好。《吕氏春秋·上农》:“无有居心。”高诱注:“居,安也。”作为一个弱女子的牵追随其夫东行二百余里,辛苦异常,从公子处得到的却是极度的冷漠,公子甚至不肯用“一言半辞”来安慰牵,这使牵“心不乐”,高度悲痛,以至于“至死不可忘也”。

牽(019)聞之曰:朝樹梌樟,夕楬其英。不仁先死,仁者百嘗,交仁等也俱死(017)……問公子……公子曰……步公子取,(018)勿言邦孰智(知)之。堂下有杞,冬產能能。先為不仁,公子所過,以公子之故。不媚(020)□為……之,今公子從(縱)不愛牽之身④,獨不謉(懷)虖(乎)。公子何之不仁,(007+009)……孰爲不仁,愛人不和,不如已多。愛人不謉(懷),如南山北壞,壞而隄之,愛(008)必母(毋)數。公子不仁,千車萬負。牽非敢必朢公子之愛,牽直爲公子

① 《礼记·檀弓下》容居言其“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孔颖达疏:“言谓处所”。《墨子·节用上》:“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王念孙《读书杂志》案:“所犹时也”。另一种可能是,“所”在此是作动词前边的前置宾语用(如“所欲”“所好”),现省去后边的动词。如是,则这句话是说,自己并非敢得罪公子,非故意不能合乎公子之所欲。但这种用法在文献中似甚少见。

② 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41 页。

③ “者”在此当读作“着”,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黄杰说,见所撰《初读北大秦简〈公子从军〉释文笔记》。

④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黄杰《初读北大秦简〈公子从军〉释文笔记》认为“从”在这里当读作“纵”,即纵然之意,可从。

不仁也。有虫(022)西蜚(飛),翻　其羽,一歸西行,不智(知)極所。西行東思,沂下如雨,公子□□□(023)若(026)。

牽聞之曰;朝樹梌樟,夕楬其英　“树”,种植。“梌”,即枫树,一说为楸树。“樟”,樟树,又名豫樟。“楬”,或当读作竭。《广雅·释诂一》:“竭,尽也。”“英”,花也。《诗经·郑风·有女同车》:“颜如舜英”,毛传“英,犹华也”。此似即朝生暮落,亦即好景不长之意。

不仁先死,仁者百嘗,交仁等也俱死　《国语·楚语下》:“国于是乎蒸尝”,韦昭注:“尝,尝百物也。”《白虎通义·宗庙》:“秋日尝者,新谷熟,尝之。”一年一尝新,则简文此处之“百嘗”有享年长久之意①。言“仁者百尝”当是与“不仁先死”相对言。交,相互。交仁,相爱也②。俱,偕。等,应是将“仁者”、“交仁”者归为一类作为复数称。不仁者会先死,仁者虽会长寿,但即便如此,即使交仁(相爱),早晚也皆要死去。牵此段话语似是接上文“朝树梌樟,夕楬其英”之意而言,从爱情之短促,而感伤及人生终极之悲凉。

以下两枚简,因文字多有磨损,文义未能尽知,只能对个别文句略作解释。

勿言邦孰智(知)之　此句话应是承上文“……公子取”一句而言。具体事情已不可知晓。“邦”是指同邦,此是对秦本土之称。孰,谁也,泛指“某人”。“邦孰”即是“同邦中什么人”的意思。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不要说出去,邦人有谁会知道呢。”

堂下有杞,冬產能能　“杞”,即枸杞。《尔雅·释木》:“杞,枸继。”郭璞注:“今枸杞也。”《汉书·食货志》“能风与旱”,颜师古注:“能读曰耐也”。《汉书·鼂错传》“其性能寒”,颜师古注:“能,读曰耐也”。“能能”在此似应读作“能耐”。能,任也;耐,耐寒。牵引此诗似是藉枸杞耐寒用于比喻自己与公子的关系是在困境中维系着。

今公子從(縱)不愛牽之身,獨不䰟(懷)虖(乎)　“纵”,纵使。独,难道。“䰟”,在此可以读作“愧”,即惭愧,此句话是言,公子纵使不爱牵之身,难道不惭愧吗。如作这样解释,则牵实在是在谴责公子。但“䰟”在这里亦可读作“怀”。“䰟”,见母微部字;“怀”,匣母微部字。见、匣分别为牙音、喉音,上古相近。“怀”有思念之意,但上文牵已言“公子纵不爱牵之身”,就不宜再反问公子难道不思念自己。所以“怀”在这里当如《后汉书·班固传下》中的“上帝怀而降鉴”,李贤注所云“犹愍念也”。“愍”亦即“悯”,哀怜也。“愍念”即因心生哀怜而有所思念。如可作此解释,则牵即还是欲以悲情感动公子。

公子何之不仁,孰爲不仁,爱人不和,不如已多　“何之”,即“何其”,今语“多么”。王引之《经传释词》引《庄子·至乐》“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之苦也”曰“言何其苦也”。此是对公子“不仁”之感慨。“孰”即“何”,见王引之《经传释词》。牵在此设问“孰为不仁”,下面“爱人不和”应是回答“不仁”之义。此处所言“不和”之“和”似当理解为《礼记·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朱熹章句所云“无所乖戾,故谓之和。”而“不和”实即乖戾,指言语、行为不合情理。则牵所指责公子之“不仁”为“爱人不和”,亦即是“爱人而其行为不合情理”③,如,《说文》:“从随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有律以如己也”。杜预注:“如,从也”,已,甚也,见《诗经·唐风·蟋蟀》“无已大康”毛传,又见《汉书

① “百尝”亦见于秦汉成语印。对于此二字之含义,或以为是表现印主情趣、志向,带哲理性质,见王辉、陈昭容、王伟著《秦文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 2016 年版。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夹杂有行酒令用的令骰。其中有两枚上面写有“千秋”“百嘗”,李零先生认为“千秋”是以酒敬客祝长寿(《北京大学藏秦简〈酒令〉》,《北京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则同出的“百嘗”当与此含义相近,亦是祝长寿。

② 秦玺印中有“交仁”“交仁必可”成语印,属于修身箴言。见王辉、陈昭容、王伟著《秦文字通论》。此印文中之“仁”当是儒家所提倡之仁爱。交仁,相仁爱。一说“仁”指仁人,“交仁”是与仁人相交。

③ “爱人”之语亦见《孟子·离娄上》:“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所谓“爱人不亲,反其仁”,诸家皆理解为是“爱人无人亲近,即要反思自己是否仁还未做到。”如依此句式来解释本简文“爱人不和”,自然也可理解为“爱人然无人与之相和睦”,但这样理解似与牵所要说明的“孰为不仁”不甚和,故这里“不和”还是以解释为公子之行为为妥。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然已勤矣”颜师古注。“不如已多”,是言不随顺的甚多。

爱人不謉,如南山北壞,壞而隄之,爱必母(毋)數　“謉”在此或当读如“怀”,包容也。《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从下文言及“堤之”看,此处之“坏”似当读同上举“怀山襄陵”之“怀”,指被水包围。“堤”即是堤坝。此句话是讲,爱人不能包容,犹如南山北边被水包围,而山自身即为拦住水的堤防。亦即是言对所爱的人有隔阂,不亲密,不融合。到了这种程度,则“爱必毋数”是云爱亦就无多少,相当于说所余无几了。《汉书·原涉传》:“涉至官无几”颜师古注:“无几,言无多时也”。

公子不仁,千車萬負　“负”,即承担,承载。可作动词,如《礼记·曲礼下》:“某有负薪之忧”,孔颖达疏:“负,担也。”《礼记·礼运》:“迭相竭也”。郑玄注:“竭,犹负载也。”孔颖达疏:“负为背负”。“负”亦可作名词,如《战国策·楚策四》:“负辕不能止”鲍彪注:“负,所载也。”简文“千車萬負”,似是牽用以表示自己的心情。

牽非敢必朢公子之愛,牽直爲公子不仁也　“敢”在典籍中或用作谦辞①。“直”,当训“特”、专,见王引之《经传释词》。“为”,训作“谓”,典籍多见。此句话大意是言,牽并非必期望得到公子之爱,而只是要说一说公子之不仁。

有虫西蜚(飛),翹　其羽。一歸西行,不智(知)極所。西行東思,沂下如雨　“蜚”,在此当读“飞”,“蜚”“飞”皆帮母微部字。翘,《说文》:“尾长毛也。”“翘　”,亦作“翘遥”,见《文选·张衡〈商都赋〉》:“翘遥迁延。”李善注:“翘遥,轻举貌。”《文选·曹植〈杂诗〉》:“翘思慕远人。”李善注:“翘,犹悬也。”在这里的“虫”,因言其“西蜚(飞)”,似不是指飞虫,飞虫飞行范围小,一般无固定方向,似不好言其往何方向飞。“虫”也可以指鸟类,如《吕氏春秋·观表》“毛虫”。高诱注:“羽虫,凤皇、鸿鹄、鹤鹭之属也。”《诗经·大雅·桑柔》:“如彼飞虫。”孔颖达疏:“虫,是鸟之大名。”②牽所言“有虫西飞”是以西飞之鸟比喻自身,而以飞鸟悬扬其羽,暗含思念之意,藉此表达自己送别公子西归时依依不舍的心情。正如她下面所曰:“一歸西行,不智(知)極所”,北大藏秦简《隐书》之“隱語二”有“不智(知)死所”③,句型与此句相同。“不知極所”之“極”,在此义为至、到,即不知公子已到何处。当然,也可能是牽讲自身因悲痛离别而西归,以致精神恍惚,已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西行东思”,仍是承上文之义言自己人虽向西行,但思念仍留在东行之公子身上。④

下文多残,已不能读。

……利之,多言不用,如多耕而弗　(種)(004)……釒□欲人勿智(知)也,季須直爲此書,奊訽(024)(嫠)女。軍中及舍人之所,(嫠)女弗欲也,死即行,吾不死,(嫠)女不能兩見。視(025)也運運　,□□□□,牽死即行。吾富最天下,嚋(壽)過彭𧙕(祖),謁報使者(005+006)。

多言不用,如多耕而弗種　这句话意思明白,与下文言“釒□欲人勿知也”似有所联系,但所指何事,亦已不能得知。

釒□欲人勿知也。季須直爲此書,奊訽(嫠)女　季,《说文》:“少偁也”。《诗经·曹风·候人》:“季女斯饥”,毛传:“季,人之少子也。”“須”,读作“媭”。《说文》:“媭,女字也。楚词曰:女媭之婵媛。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媭。从女,须声。”季须,应是小姐姐。“季須(媭)”之称

① 云梦睡虎地 4 号墓出土之 6 号木牍,有“令毋敢遠就若取新(薪)。”诸家皆以为“毋敢”犹言“不要”“不得”。则此处“非敢”似也可以理解为“不是要”“并非要”之意。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贰】)“睡虎地 4 号木牍”之二,6 号木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② 羽,不仅可指鸟类翅膀之羽毛,也可指昆虫之翅膀《诗经·豳风·七月》“六月莎鸡振羽”,孔颖达疏“六月之中,莎鸡之虫振讯其羽。”又引陆机疏曰:“莎鸡如蝗而班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谓之天鸡,六月中飞而振羽,索索作声,幽州人谓之蒲错是也。”简文言“有虫西蜚”,是虫飞有明确方向,还应是指鸟类。

③ 李零:《隐书》,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八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④ 沂下如雨,沂,疑母微部字,在此,疑当读作晓母微部的“唏”。唏,《说文》曰“哀痛不泣曰唏。”《广韵》则有“唏,啼也”,啼即泣。此处沂义当为啼哭流泪。“沂下如雨”两见于北大藏秦简《禹九策》中。

亦见于云梦睡虎地 4 号墓出土的 11 号木牍①。简文此处言“季須直為此書”,直,特也,专也。书,在此应是指书写信,是讲“季须特意为此写信”,这里既言“此”,应是指上文所讲过的因简文残而不详之事。奊,头倾斜不正。“奊詢”,亦见《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第 8、9 号简背(8 背贰、9 背贰)②。《荀子·非十二子》:“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謑詢”杨倞注:“謑詢,詈辱也。”《说文》:“詈,骂也。”③“[illegible]”通“嫠”,均从𠩺声,来母之部字。“嫠”,见于《说文》新附,曰“无夫也”,又《小尔雅·广义》:“寡妇曰嫠。”“奊詢嫠女”,应是承上文“季须直为此书”,是言季须因为上文所记述某事而“奊詢嫠女”,即责骂嫠女,此处之“嫠女”似不当是泛称,而是专指一无夫之女子。由下文看,此嫠女或与简文之公子有交往,故牵在下文为此女而告诫公子。

軍中及舍人之所,[illegible](嫠)女弗欲也,死即行,吾不死,[illegible](嫠)女不能兩見。　“舍人”亦作官职名或为门客之称,但在此“舍”似应是指军队行军途中住宿之舍。此处“舍人”之所指,似当同于《孙子兵法·用间》:“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杜佑注:“舍人,守舍之人也。”这句话是叮嘱公子在军中以及行军过程中所住宿之舍中,实即言行军一路上,不要想念此嫠女。两,再也。行,《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以其族行”,杜预注:“行,去也”,即离开。联系上文,牵在这里实是言,只要她在世,即不会与公子分离,不能再见到此嫠女。

視也運運　　“运”,通作浑。俞樾《诸子平议·管子四》:“枯旱而运。”案:“运字无义,乃浑浑之叚字。”“浑浑”,即“混混”也,“浑”“混”均见母文部字。“视也混混”是牵言自己写至此,眼前已混浊了,当是指泪水已模糊眼睛,悲痛已极。“　”读作“　”,《后汉书·班固传》:“目转而意迷”李贤注引《苍颉篇》曰“　,视不明也。”

吾富最天下,嚋(壽)過彭朏(祖),謁報使者　此句话中的“使者”当是当时民间信仰中对能有法术而能上通天帝之法师的称呼,牵如此言,似是按当时习俗,乞求富有与长寿。当然,这句话也可能是特意针对上文“牵死即行”之语而言,是意欲否定这种可能,祈盼长寿,以能与公子终身相守④。

三

《公子从军》这篇简文用一封书信的方式,以写实的笔法,表述了女主人公“牵”对其夫君“公子”又恨又爱的心情。牵既悲痛地痛斥了“公子”如何对其“不仁”,即对其炽热情爱的冷漠,但同时又渴望着公子能领会其情意,给她以温暖。这种矛盾的心态,我们从文中所言“牵非敢必望公子之爱,牵直为公子不仁也。”可以深切地体会到。

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牵作为一个痴情的女子,如何将自己贴身的下裳送给公子作为随身之

①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又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分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贰】“九、日书甲种”之“娶妻生女”。

③ 奊可读作謑,《说文》:“謑,耻也,从言奚声。　,謑或从奊。”詢,《说文》:“诟或从句”,是“诟”可读作“詢”,因此“奊詢”即“謑诟”。《说文》:“诟,謑诟,耻也”。《楚辞·九思·遭厄》:“起奋迅兮奔走,违群小兮謑詢”,此謑詢亦辱骂之意。但奊诟、謑詢也可以作名词。《汉书·贾谊传》:“顽顿亡耻,奊诟亡节”。颜师古注:“奊诟,谓无节分也。”

④ 汉代民间作法术的法师亦有自称“使者”的,如西安雁塔路出土的东汉初平四年(193)王氏瓶上墨书,法术主持者自称“天帝神師使者”(见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文物》1980 年第 1 期)。又如河南灵宝张湾五号汉墓出土的解适瓶上的墨书“天帝使者謹為楊氏之家鎮安隱塚墓”(见《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 年第 1 期)。笔者有关《公子从军》的释文在上引《〈公子从军〉的编连与初读》一文发表后,有学者根据此段文字,认为本文很可能有镇墓文性质,是用来随葬的。这段文字确很容易使人想到镇墓文,或是悼文。但作此种推测即要对文中涉及到的人物命运作他解,比如“公子”在牵写此信时,是否已去世等。对于简文中牵所言“嫠女”亦要另做解释。但简文内容有缺,似未能对类似理解给予足够的支持,而且文首曰:“为此悲书,以問公子,愿相图虑,同心而□”,从文义看,不当是对已故公子的口气,且按传统习俗,如写文悼念亲人,亦不当在文中对逝者多谴责,简文中牵多次言及“公子不仁”,似不合悼文的习惯。当然,本文的性质确应再做进一步探讨。

物,希望公子在征途中能时时惦念着她,充分展现了两千二百余年前的秦国平民女子情感的细腻与缠绵。简文中还叙述及牵交付公子“五百钱”,嘱咐他自己私下里使用,这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妻子对丈夫无微不至的关爱,特别是文中还记述在当时相当艰苦的交通条件下,牵亲身送公子从军,辗转二百余里,她为爱所付出的辛苦极为令人感动。而牵反复叮嘱“公子”在军中及宿营之舍“非欲”那个婺女,而自己只要活着即不能再见到公子身边有此婺女的话语,更展现了一个守护自己爱情的女子形象,实在是很生动的。

简文是以牵这位女性主人公口吻写成。从文中可以看出“牵”与公子应是一对平民夫妻,但文中多次援引诗篇,文学色彩很强,展现出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固然不排斥牵有可能是一位有才华的平民女子,简文属于牵的自撰,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而且更为可信的,即是这篇简文是秦人中一位男性“文学家”揣摩女性心理并以女性口气写出的文学作品。

这篇简文采取的是散文形式。由于多有缺简,故对其押韵情况不能做细致分析,从现存文字看,总体似非严格的韵文。除了所引诗句有韵外,其他文句亦有连续的两句、隔句或连续几句押同一韵,或韵部可对转、旁转。所押韵,常为鱼部(及可对转的阳部)、歌部(及旁转的支部)。

还有一个问题似亦应提到,即《公子从军》这篇简文中,句末语气词皆用“也”而不用秦简中常用的“殹”。秦人在公文上通常使用“殹”,惟当时秦人中日常书面语是否亦皆用“殹”,当然还需要更多数据证明。但用“殹”确当是秦人的方言,如天水放马滩战国末期之墓中出土的竹简《日书》甲、乙种与《墓主记》皆使用“殹”而未使用“也”①。云梦睡虎地秦简中,除了使用“殹”的文献外,也有“殹”“也”并用的文献,和主要使用“也”的文献,如睡虎地四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句末语气词则皆用“也”未用“殹”②。学者或认为睡虎地秦简出土地本是使用“也”的楚方言圈,书写中用“也”是旧楚人私用书面语③。这是有道理的。北大藏的包括《公子从军》在内的这一批简牍,很可能亦是出自秦人统治下的旧楚地④,用“也”不用“殹”,应当是出于语言习惯。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公子从军》的内容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战国末叶秦国的士兵军旅生活的一些细节,这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1975 年至 1976 年间,在云梦睡虎地 4 号秦墓中出土的两版木牍,即 6 号木牍与上文曾提及的 11 号木牍,是秦始皇二十四年(前 223 年,一说在秦始皇二十三年,前 224 年)秦军的两个士兵黑夫与惊写给家中的书信,其中的内容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为秦统一而长途征战的秦国士兵的一些生活状况,极为宝贵。《公子从军》虽未必是真实书信,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这篇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的风格,故其所透露出来的秦国军士在出征、宿营、供给等方面的情况,包括在军中的人际关系等,也都是极为珍贵的。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篇简文中,通过牵的口气所讲出的当时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家庭生活,以及所涉及的人生观、生死观、宗教信仰,也都是了解当时秦国民众思想与精神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在以往所见传世的与出土文献中的秦人文献,极少有像《公子从军》这样属于文学题材的,所以这篇作品对于了解秦人的民间文学发展水平及语言特征也是很有裨益的。

(附记:本文先后承鲁鑫博士、陈侃理博士、田天博士提出补充、修订意见。简文的释文与注释部分,承蒙胡平生教授、陈伟教授、刘钊教授、赵平安教授、刘乐贤教授指正,谨此深致谢忱。)

---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睡虎地 4 号木牍》。

③ 大西克也:《“殹”“也”之交替——六国统一前后书面语言的一个侧面》,任锋译,宋起图校,《简帛研究》2001 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④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 年 6 期。